

明存擬

夷

太

治待

平

訪

錄編策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存

治

編

顏
元 著

中
華
書
局

存治編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存治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政術風俗奚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嘆也。七制而後古法漸湮。至於宋明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搢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有一強寇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起洗物淘城李自成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官軍西出賊已東趨川陝楚豫至於數百里人煙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起倉卒亦斷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傷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尙望其長民輔世耶。三物賓興之世學卽所用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於此又何怪乎先生之俯仰而三嘆也。先生自幼而壯孤苦備嘗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闌燈灺抵掌天下事輒浩歌泣下一日與堞語胞與淋漓堞不覺亦墮淚先生躍起曰此仁心也吾道可傳矣。是以比年從遊勤有啓示堞因得粗知其略以爲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爲後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有爲於世三代之治何不可以再見而乃徒託空言豈天使開其端而俟之後人耶。吾不復知之矣。

存治編

博野顏元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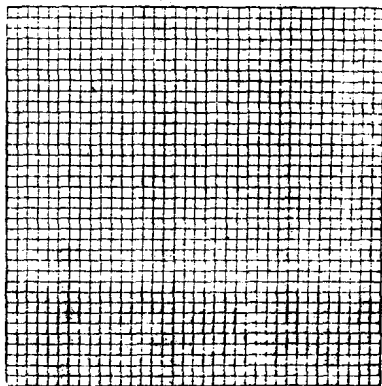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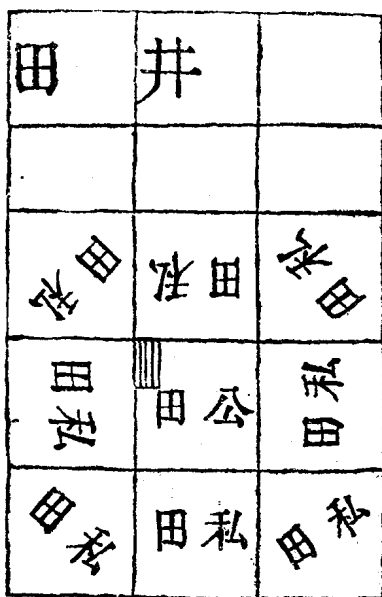
王道

昔張橫渠對神宗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然欲法三代。宜何如哉。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酌復之。則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謂王道。不然者不治。

井田

或問於思古人曰。井田之不宜於世也久矣。子之存治。尙何執乎。曰。噫。此千餘載民之所以不被王澤也。夫言不宜者。類謂亟奪富民田。或謂人衆而地寡耳。豈不思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若順彼富民之心。卽盡萬人之產而給一人。所不厭也。王道之順人情。固如是乎。況一人而數十百頃。或數十百人而不一頃。爲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諸子貧。可乎。又或者。謂畫田生亂。無論至公服人。情自輯也。卽以勢論之。國朝之圈占幾半京輔。誰與爲亂者。且古之民四而農以一養其三。今之民十而農以一養其九。未聞墜粟於天。食土於地。而民亦不餓死。豈盡人耕之而反不足乎。雖使人餘於田。卽減頃而十。減十而畝。吾知其上糞倍精。用自饒也。況今荒廢至十之二三。墾而井之。移流離無告之民。給牛種而耕焉。田自更餘耳。故吾每取一縣。約其田丁。知相稱也。嘗妄爲圖以明之所慮者。溝洫之制。經界之法。不獲盡傳。北地土散。恆恐損溝。慮夏禹盡力溝洫。必有確然明驗之法。高低墳邑。不便均畫。然因時而措。觸類而通。在乎人耳。溝無

定而主乎水。可溝則溝。不可則否。井無定而主乎地。可井則井。不可則均。至阡陌廬舍。古雖有之。今但可植分草以代阡陌。爲窩鋪以代廬舍。橫各井一路。以便田車。中十井一房。以待田畯。可也。有聖君者出。推此意而行之。搜先儒之格議。盡當代之人謀。加嚴乎經界之際。垂意於釐成之時。意斯日也。孟子所謂百姓親睦。咸於此徵焉。遊頑有歸。而土愛心臧。不安本分者無之。爲盜賊者無之。爲乞丐者無之。以富凌貧者無之。學校未興。已養而兼教矣。休哉蕩蕩乎。故吾謂教以濟養。養以行教。教者養也。養者教也。非是謂與。



方一里圖。
畫界一小區
方十步。
每行長算十
里。共三百
六十里。該
十二萬九千
六百步。
合五百四十
畝。

	經界之圖				
			路		田
私田	准田	私田	私田	准田	私田
私田	田公	私田	私田	田公	私田
私田	田私	田私	私田	田私	田私
			路		田
私田	准田	私田	私田	准田	私田
私田	田公	私田	私田	田公	私田
私田	田私	田私	私田	田私	田私
			路		田

方百里圖說

公侯皆方百里。古也。何必圖。以古制久湮。人輒謂田少。故圖之。以示田足也。一區方十里。當百井。一行方十里者十。當千井。共該一萬井也。卽除墳邑山川林路。約天下之大勢。或有山川。或無山川者。增補言之。各百里內。亦不減八千井。一井八家。共該六萬四千家。吾知百里內之人民。去二十以下。及六十以上者。亦不過六七萬丁而已。卽或人浮於田。一區二夫。一夫受二十七畝。亦足用也。又就孟子註。徐氏所識田祿推之。大國之君取三百二十井。卿取三十二井。大夫八。上士四。中士二。下士一。共該三百六十七井。推之大國。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士他官府史悉計之。交隣宗廟優賓禮賢撫幼養老柔旅勸工補春助秋等事。以及邑宰庶人在官。約不至八千井。而用足矣。餘則別貯名曰工倉。諸侯不得擅開。王巡則以補助慶功。大凶則侯請以賑。三歲一散陳。又十井一長。百井一百長。千井一千長。二千井一邑宰。一佐士。宰祿視大夫。佐士視上士。千長視中士。百長視下士。十長無祿。此方百里之大率也。天子之千里。侯之五十里。俱可推知。第王臣之祿重耳。

治賦

慨自兵農分而中國弱。雖唐有府兵。明有衛制。固欲一之。迨於其衰。頂名應雙。皆乞丐滑棍。或一人而賈數糧。支點食銀。人人皆兵。臨陣遇敵。萬人皆散。嗚呼。可謂無兵矣。豈止分之云乎。卽其盛時。明君賢將。理之有法。亦用之一時。非久道也。況兵將不相習。威令所攝。其爲忠勇幾何哉。間論王道。見古聖人之精意良法。萬善皆備。一學校也。教文卽以教武。一井田也。治農卽以治兵。故井取乎八。而陳亦取乎八。考之他

書類謂其法創自黃帝。備於成周。而以孔明之八陳實祖之。但帝王之成法。既不可見。武侯之遺意。又不得其傳。後世亦焉得享其用哉。竊不自揣。覺於井田法。略有一得。敢詳其治賦之要有九。治賦之便有九。一曰預養。饑饉而責千里。則愚上宜非供膳。薄稅斂。汰冗費。以足民食。一曰預服。嬰兒而役資育。則怒井之賢者爲什。什之賢者爲長。長之賢者爲將。以平民情。一曰預教。簡師儒。申孝弟。崇忠義。以保民情。一曰預練。農隙之時。聚之於場。時宰士一較射。藝月千長一較。十日百長一較。同井習之。不時一曰利兵。甲冑弓刃。精利者。官賞其半。直較藝。賢者慶以器。一曰養馬。每井馬二。公養之。徃北塞。餞法操。則習射。閒則便老行。或十百長有役乘之。一曰治衛。每十長一牌刀。率之於前。九人翼之於後。器械戰之法。具紀效新書。一曰備羨。八家之中。四騎四步。供役不過各二人。餘則爲羨卒。以備病傷或居守。一曰體民心。親老無靠。不辛老弱不卒。出戍給耕。不稅。傷還給耕。不稅。死者官葬。九者治賦之要也。一曰素練。隴畝皆陳法。民恆習之。不待教而知矣。一曰親卒。同鄉之人。童友日處。聲氣相喻。情義相結。可共生死。一曰忠上。邑宰千百長無事。則教農。教禮。教藝。爲之父母。有事則執旗。執鼓。執劍。爲之將帥。其孰不親上死長。一曰無兵耗。有事則兵無事。則民月糧不之費矣。一曰應卒難。突然有事。隨地卽兵。無徵救求援之待。一曰安業。無逃亡之患。散之慮。一曰齊勇。無老弱頂替之弊。一曰靖奸。無招募異域無憑之疑。一曰輯侯。無專擁重兵要上之患。九者治賦之便也。至於陳法。八千長率之於前。四邑將督之於後。左戰而右翼之。則左正而右奇。右戰而左翼之。則右正而左奇。前後之相應。內外之相接。無非前。無非後。無非左。無非右。無非正。無非奇。如循環如鬼神。如天地。分張之可開。敵之弱。合衝之可破。敵之堅。敵攻之不可入。入之不可出。居則爲營。戰則爲

陳亦烏可測其端。烏可窮其用也哉。

八陳圖說圖失

古伯國三萬二千全軍之陳也。綱目皆井形。表圓象天。裏方象地。中軍象太極。四角象四象。八陳象八卦。旗幟五色象五行。南方火則旗紅。左旗鑲青者以火之於木相從也。青宜鑲黑而白之者。取易辨之也。黑宜白而紅之者。別於青也。凡千長所率二千卒。每百長一小旗。從其將。旗中必異色書長姓。姓同書字。四邑將皆綉絨旗。又各備一方綉旗。一面當敵。則二邑督四路之兵。如四面當敵。則佐士與邑將分督八路之兵。一面當敵。左右者應之。餘則皆否。如天鳥出戰。雲虎卽爲兩翼。風龍地蛇。各安其位是也。戰者戰而守者守。如八表皆戰。而八裏不動是也。下此而萬六千或三千二百或一千六百。神而明之。在乎人耳。

學校

或問於思古人曰。自漢高致牢闕里。歷代優意黌宮。建教訓之官。有臥碑之設。何嘗不存心學校也。似不待子計矣。思古人曰。嗟乎。學校之廢久矣。考夏學曰校。教民之義也。今猶有教民者乎。商學曰序。習射之義也。今猶有習射者乎。周學曰庠。養老之義也。今猶有養老者乎。且學所以明倫耳。故古之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教以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務。民舍是無以學。師舍是無以教。君相舍是無以治也。迨於魏晉。學政不修。唐宋詩文是尙。其毒流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不則曰詩。已爲餘事矣。求天下之治。又烏可得哉。有國者誠痛洗數代之陋。用奮帝王之猷。俾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羣知。

所向。則人材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故人才王道爲相生。倘仍舊習。將朴鈍者終歸無用。精力困於紙筆。聰明者逞其才華。詩書反資寇糧。無惑乎家讀堯舜孔孟之書。而風俗愈壞。代有崇儒重道之名。而真才不出也。可勝嘆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書其副本。

邱氏曰。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二十五家爲閭。閭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爲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五百家爲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大夫。則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爲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胥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天子拜而受之。以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也。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以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封建

或問於思古人曰。世風遞下。人心日澆。以公治之而害伏。以誠御之而奸出。是以漢之大封同姓。亦成周伯叔諸姬之意。而轉目已成反畔。唐之優權藩鎮。僅古人甥舅伯侯之似。而李社卽以敗亡。故宋鼎旣定。蓋酒以敬勳臣。明運方興。亦世官而酬汗馬。非故惜茅土也。誠以小則不足藩維。大則適養跋扈。封建之難也。子何道以處之。可使得宜乎。思古人曰。善哉問。此不可以空言論也。先王遺典。封建無單舉之理。大經大法。畢著咸張。則禮樂教化。自能潛消反側。綱紀名分。皆可預杜驕奢。而又經理周密。師古之意。不必襲古之跡。使十侯而一伯。侯五十里。一卿二大夫。三士。卿天子命之。伯百里。一卿三大夫。六士。卿與上大夫。亦天子命之。侯畜馬二十五。甲士與稱。伯畜馬五十。甲士亦稱。有命乃起田卒焉。邊侯伯士馬。皆倍其畜。有事乃起田卒焉。侯庶不世爵祿。視其臣而以親爲差。侯臣不世邑采。取公田而以位計數。伯師不私出。列侯不私會。如此者。有事則一伯所掌二十萬之師。足以藩維。無事而所畜士馬。不足併犯。封建亦何患之有。況三代建侯之善。必有博古君子。能傳之者。用時又必有達務王佐。能因而潤澤者。豈余之寡陋所能悉哉。第妄謂非封建不能盡天下人民之治。盡天下人材之用爾。

後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樂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縣易制也。而甘於孤立。使生民社稷。交受其禍。亂亡而不悔。可謂愚矣。如六國之勢。識者嘗言韓魏趙爲燕齊楚之藩蔽。嬴氏蠶食。楚齊燕絕不之救。是自壞其藩蔽也。侯國且如此。以天下共主。可無藩蔽耶。層層厚護。甯不更佳耶。板之詩云。大邦維屏。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道盡建侯之利。不建侯之害矣。如農家度日。其大鄉多隣。而我處其中之爲。

安乎。抑吞隣滅比。而孤棲一藁之爲安乎。況此乾坤。乃自堯舜夏商周諸聖君聖相。開物成務。遞爲締造而成者也。人主享有成業。而顧使諸聖人子孫。無尺寸之土。魂靈無血食之嗣。天道其能容耶。身爲天子。皆其歷世祖功宗德。上邀天眷。顧不能覃恩九族。大封同姓。而僅僅一支。私其富貴宗廟。其無怨恫耶。創興之際。攀龍附鳳。或運輦帷。或功汗馬。主臣同憂勞。共生死。一旦大業既成。不與之承天分地。爲山河帶礪之盟。勳舊其何勸耶。凡諸大義。皆不遑恤。而君不主。臣不贊。絕意封建者。不過見夏商之亡於諸侯。與漢七國唐藩鎮之禍。而忌言之耳。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亡。正以封建而久。漢唐受分封藩鎮之害。亦獲分封藩鎮之利。使非封建。三代亦烏能享國至二千歲耶。夏以有仍再造。商有西伯。率叛服殷周。則桓文主盟尊王。周召共和。不亂四百也。六百也。八百也。遞漸益長。是皆服衛疊疊。星環拱布。隱攝海外之覬覦。祕鎮朝闕之奸回。有以輔引王家天祚也。以視後日之一敗塗地。歷數日短者。封建亦何負人國哉。卽以三代敗亡論。受命者猶然我先王之股肱甥舅也。列辟無恙。三恪世修。失天下者。仍以一國封之。是五帝三王有數百年之天下。而仍有千萬年不亡之國也。使各修天子禮樂。事則膳之。喪則拜之。客而不臣。是五帝三王有千萬年不亡之國。卽有千萬年不降之帝王也。猶歟休哉。守此不替。有天下者。誰不胥受其福乎。且君非桀紂。誰敢犯天下共主。來天下之兵耶。侯非湯武。誰能合千八百國而爲之王耶。君非桀紂。其亡難也。侯非湯武。王之難也。故久而後失之也。卽君果桀紂。而侯果湯武矣。本國之積倉。自足供輜重。無俟掠人箱困。炊人梁棟也。一心之虎賁。從王之與國。自足以奉天伐暴。無俟挾虜丁壯。因而淫擄婦女也。南巢牧野。一戰而天命有歸。無俟於數年數十年之兵爭。而處處戰場也。耕者不變。而市者不止。不至

於行人斷絕。而百里無煙火也。王幾鼎革。而天下猶有君。不至於聞京城失守。而舉世分崩。千百成羣。自相屠搶。歷數年不能定也。王者綏定萬邦。而屢有豐年。不至於耕種盡廢。九有蕩然。上干天和。水旱相仍。歷三二世不能復也。蓋民生天地。咸沐封建之澤。無間興亡。皆異於後世如此。而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萬方以自私。敢於變百聖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遺生民氣運。世世無窮之大禍。祖龍之罪。上通於天矣。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爲公天下。自秦始之論。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可勝嘆哉。

宮刑

或有問於思古人曰。昔漢除宮刑。百世稱其仁。子言王道。亦既詳矣。乃並微開宮刑。亦當復。無法不嚴。則易犯。故峻其法。以仁斯民乎。思古人曰。否不然也。夫謂法不嚴。則易犯。暴君酷吏。假辭以飾其惡耳。吾所謂復古刑者。第以宮臺之不可無婦寺勢也。卽理也。倘復封建。則天下之君。所需婦寺愈多。而皆以無罪之人當之。胡忍哉。且漢之除宮刑。仁而愚者也。漢能除婦寺哉。能除萬世之婦寺哉。不能除婦寺。而除宮刑。是不忍宮有罪之人。而忍宮無罪之人矣。說者又謂刷童男女。不於民間。惟以官買。則是任民之願。嗟乎。狙民甚矣。小民何知。惟知利耳。以利誘民而宮之。豈天爲民立君之意哉。今之貪利爲盜者。惡自民也。上且誅之。若因民之貪誘而宮之。惡自君矣。可勝慨哉。故封建必復宮刑。不封建。亦必復宮刑也。惟願爲政者慎用之耳。至肉刑之五墨辟。今猶用之。剗剗二刑。不復可也。

濟時

或曰。若子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鄴侯何

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況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聚養。十年浹洽。不能舉也。倘遇明王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思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爲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藝。重徵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色。輕賦稅。時工役。靜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勤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逐佞人。是謂五德也。爲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爲九典之施。庶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爲君者。

重徵舉

嘗讀禮聘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爲臣不見。成湯之於伊尹也。三聘莘野。文王之於呂尚也。載旋渭濱。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近自唐宋試之以詩。弄之以文。上輒曰。選士曰。較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府而京。學而鄉。鄉而會。其間問先察貌。索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嗚呼。奴之耶。盜之耶。無論庸庸輩。不足有爲。即有一二傑士。迫於出仕。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尙謂有言。不必有德。況今之制藝。遞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顧甘以此誣天下也。觀之宋明。深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古鄉舉里選之法。倣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則東方之。三老視德。